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學士宋文憲公濂

字景濂浦江人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三正德中謚文憲

先生娠七月而生兒時苦多病旣長嗜學師事吳淵穎先生萊未幾悉得其閫奥鄉先生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淺禮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墜矣遂以文名擅天下主于鄭氏者二十年至正己丑大臣薦爲國史編修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庚子高皇帝徵至金陵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

殺人上悅除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左氏春秋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公進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公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于國耶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租丞相退上顧公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於民

實輿邦之要道也三月以疾告還家賜金帛太子贈有加焉六月上箋謝恩奉書太子勸進修德業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且賜書褒荅丁未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命公作檄以諭之

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召賜坐上執金杓煉湯于鼎以露投之手注巵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上侄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公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

矣

上嘗言古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上既追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衮冕何也公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殺禮也三年遷國子司業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公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公講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旣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

南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與念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摧衂治政詰戎文武將吏咸仰成算獨稟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惠鮮小民恐一不獲惟墨吏黠庶是威是刑敬天勤民四也后妃不預政外戚兢兢循理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束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又倣貞觀政要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

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嘗曰君猶父也天

也其可欺耶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爲序班仲子璲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命太子選良馬賜公又作良

馬歌以寵之

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惡可瀎罪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餙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

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

愼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
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
行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
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至暮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夔皆知卿名卿自愛公
避謝不敢當歲盡辭還旣行數日上問公子璲曰朕
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府璲曰非陛下垂念臣
父至切何以形諸夢寐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
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
不啻拱璧而公躬然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

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眞內誠外恕一見信服臨財廉非義不取大書于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爲苟利而生日本使奉勅求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藝金非所以崇國體上然之接引後學如恐弗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合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愼以罪被刑公罪

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臨終
端坐斂手而逝公墓初在夔永樂中遷葬華陽置祀
田正德中謚文憲
公歸田日銘于盥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
之利便陷於小人
先生送東陽馬生序言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毋假借藏
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
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
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塡室屋立侍左右
俯身傾耳或遇其叱咄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

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勁勝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饗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縕袍弊衣處其間無怍色

門人方正學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

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蕤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寛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

方正學又爲文以祭之其辭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鑒一世而舉世不知公之爲人道足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足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葢其後見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扳𠦑超倫空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世烏足以知之徒諷誦其雄文執其辭者惑其意得
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
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
邪重華於九嶷信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
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
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
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
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
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
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

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於山顛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酧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太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於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酧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待制王忠文公禕

字子充義烏人號華川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文幼秀爽奇鈸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公溍爲高弟與宋濂齊名

戊子元政亂公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時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殊驗見公嘆曰王君異代名臣耳公亦知世不可爲隱青巖山著書

戊戌太祖親取婺遣使徵公慨然喜曰大亂極而眞人

出齊琦之言驗乎卽日詣行在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稱善因命釆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除起居注

丙午陞同知南康府公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廢賢士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

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判尋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

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陛下艱難十載大業巳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鑒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

育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上嘉納之

二年召還與宋濂修元史爲總裁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嘗被賜梨棗他日在史館渴甚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棗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拜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

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
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既至抗言曰皇上聰明神聖天
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
宜亟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
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西
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百
萬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
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
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命達

里麻匿公于民家脫脫聞之詰梁王不得巳出公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巳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殮而火之莫識其處或曰瘞地藏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之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又八年辛酉朝廷興師問罪生擒達里麻梁王自殺雲南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

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
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
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
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
政歷陞刑部郎中磨勘司令以刑部尚書出為湖廣
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公曰雲南未奉正
朔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
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
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
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公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

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其說公令塞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其紿梁王公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葬蜀給孤寺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𢿱爲國子生𢿱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忠文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尚書詹文憲公同

字同文舊名書婺源人官至吏部尚書南都補謚

文憲

生而頴靈獨抱奇氣學士虞集弟盤見而奇之妻以女受易于甘楚材學春秋于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彬州學正遇亂道梗因家黃州陳友諒徵爲學士承旨兼御史高皇帝平陳首召爲國子博士易其名曰同尋陞考功郎中未幾以爲侍制起居注

丙午四月命有司求遺書上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

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大有功于後世吾妬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遂命攷宗廟時享禮

吳元年四月上諭公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示天下也于平日言行可紀其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隱

洪武元年四月命畫古孝行及起家戰伐歷世愁苦爲圖以垂世訓上謂公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玆以貽子孫俾知
王業艱難也公對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甚上曰
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
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
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是年十二月以公爲直學士
二年三月陞侍讀學士會中丞劉基疏請加禮大臣公
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上深納之
又諭公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
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
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

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澁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司馬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爲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四年陞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葢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任宜任公平以別賢否

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

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于鴆毒朕
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亾者不少葢爲君居天下之尊
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
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
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
公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
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七月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御奉天門謂公曰論
行事于目前不若見之於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
王爲治之道公對曰帝王之道治莫善于唐虞三代

可爲萬世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

九月公等上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

七年五月丙寅皇明寶訓垂成公以老乞歸上賜勑褒答允致仕未幾復起爲學士承旨六月上謂公曰大

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具議之於是公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禮初獻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復以老乞休卒于家所著有天衢吟嘯及海涓集子徽爲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以事坐廢

太子少保唐敬安公鐸

字振之鳳陽虹縣人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南

都補謚敬安

庚子從討江州授西江縣丞召爲中丞勾管出知延平

府洪武三年入殿中侍御史四年御史臺進憲綱四

十條上諭公元時任官但重本色人廷臣産南方者

不得入風憲若耳目得人自無壅蔽何問南北公對

曰臣聞元朝以四方多事命廷臣改憲職巡撫初出

人皆驚動旣至畧無能爲民間相與語曰遣使宣撫

問民疾苦來如震雷去如敗鼓至今羞之陛下重風

憲明正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出知紹興府

七年陞刑部尚書即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十六年改諫議大夫官係初設上仍諭以好惡公私之說孜孜奉職奸不得容尋坐事降御史上言致治在于任官任官在于得賢宜選德行廉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又於見任官內遴選歷練老成兼儒吏名望隆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庶得鎮靜一方民安盜息而治化有成矣從之十八年陞副都明年復爲刑部尚書錦衣衛奏虐罪囚

上命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

二十四年置詹事院正三品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其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體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如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設東宮詹事統領官屬衆務前兵部尚書唐鐸德量充然兼通儒術其改秩仍食尚書祿本年致仕二十五年復起詹事尋加太子賓客太子少保

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衞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

郎侍左右毋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及上念其篤
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嶶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
都御史詹嶶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
事之亦異嶶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
愁肌瘦不異羈囚鐸始友繼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
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不足屢被小人詿
誤極刑者數矣朕淺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嶶剛
則謗訕滿朝鐸重厚無疵然一切文移計稟皆彝文
弄法鐸無奈何夫聰明決斷者以爲刻淵德游涵者
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

郵鱄最優蓋終始保全文武舊臣中未見有及者弟

鑑散騎舍人直宿衛

祭酒陶公凱

字中立台州臨海人洪武中薦與修元史官至國

子監祭酒

生時有大星墜簷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運

重不妄言笑孝弟忠信卓然自立嘗夜歸限大溪不

能渡忽有人撑小舟泊岸即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

皆奇之里人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甕即與封識

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公朗誦離

騷經聲淸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

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公以束修助治喪如

禮祖母墓奪于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適
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義者
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劉青田爲之敘相者袁
廷玉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
至元中以明經除永豐教諭不受主杭州施克弘家太
祖起兵訪公延至置上坐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
之策且曰羣雄地實兵盛未易圖殘元政衰民怨是
空地也直取之易耳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
戊申即大位以書徵之公矢心不仕上求之切諭使人
曰陶凱不應可取一族人首級來族人四遠求得凱

見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與洪武廣韻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于乾清宮左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蘖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

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

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叅政致仕

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會遣高麗使用符驗坐與知罪死贈太子少保葬長潭山下

公敎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淩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召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

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

遂盛傳於世

學士劉公三吾

名如孫以字行湖廣茶陵人洪武十八年以薦授

左春坊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

兄耕孫壽孫皆仕元死節公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爲左春坊左贊善時公已老矣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旨十九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至是頒行之

二十年御注洪範書成上謂公曰朕觀洪範一書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于天道驗于人事眞帝王爲治之要道也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公頓首贊上明聖道福生民此萬世厚幸遂命爲撰序

二十二年陞翰林學士上御謹身殿與論治民之道公言南北風俗不同固有可以德化亦有當以威制上謂公曰愚民犯法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公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

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爲國
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誠如卿言
二十三年正月吏部侍郎侯庸劾公等在職怠惰宜黜
降別用上曰儒臣不任劇事令教國子降公爲博士
未幾復職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
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公言太常博士孫吾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
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
曰韻會定正詔刊行之
二十五年二月懿文太子薨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

此命也朕第四子賢明仁孝英武似朕欲立爲太子何如公進曰陛下言是但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對但大哭而罷十二月自陳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罪乞免官許之未幾復職

二十七年正月上退朝謂公曰自古帝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叢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公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上又謂公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

之事難達矣公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

七月己酉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爲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爲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騭下民爲天道相協厥居爲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張美和錢宰等定正之命公總其役賜名書傳會選又謂公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
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
各贈以綺緡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叅則別
於侍衛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
賜公及修寰宇通書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
二十九年八月頒表箋文式於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
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麗上甚厭之乃命公等選
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賀謝恩如
式錄進
三十年令公主考會試北士偶黜試官皆夌遲市誅獨

公謫戍乃用六月朔日覆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爲首

世稱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建文初召還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緊我聖祖剛健中

正寬大英明神籌先定運量至誠配以聖后端一靜

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藩屏皆

翰之英觀其得國邁於漢唐行師正於湯武申明五

常民用歸極一洗元俗世皆還古訂先王之禮樂復

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而罷子男之

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塑土祭先王以御名待

亾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二端紀年號

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祕名尊號之稱須絕離宮
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德
政不陳於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於五府
藩王不伍於百辟恩澤不限於豐凶諫言不塞于直
入威重與於豪強隆師道於勳戚變文體於靡萎排
佛法之幻惑斥神僊與祥瑞禁符讖若巫覡他如聖
政森于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堂之披寶訓
函金匱之藏托謨辭以資世範大誥爲民常文字行
疇而註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蘊與書傳正
夫外僭禮制須在司府集禮詔及彝璠孝慈改服今

仁義盡昭鑑諭儲兮詒慮長相鑑著賢奸之傳用賢
列上下之章寶翰天縱雄文風泱誠典謨相與表裏
跆雅頌并其鏗鏘此葢大端餘固難詳公所賦足槩
括聖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鳴

司業劉恭介公崧

字子高江西泰和人元至正丙申中鄉試洪武三年以薦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官至國子司業南都補謚恭介

舊名楚國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絕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九游南昌時善賦者李叔正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薦授龍溪山長不受

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捷者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日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覆蕩避地累歲無以爲生會國初四方以次平定薦授職方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士往往挐肘力持平與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旨又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漂失海船衝冒風雪凡四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

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靜臨之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以情輿學教士刻石

立規考問風俗創文天祥祠度驛路衙僻爲之裒損

關防鹽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績坐事爲劾惟庸所中

輸作京師尋放歸

十三年惟庸詠上手勅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上嘉

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景濂見而歎曰此

司馬遷之文今未有過者而於詩則尤所遜服四月

攝吏部尚書時郎陞讓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

方藻鑑不爽

五月甲午雷震奉天殿上命廷臣悉陳得失毋有所隱

公等頓首曰人君一身上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

行仁可以弭之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道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能修人事此所以消天災也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戒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爲法盡心無怠尋以老乞休許之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燕語移時四月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十一上爲文命御史唐壽諭祭

公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增益一布被嘗爲

鼠所傷始命更置仍補其鼠傷者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托鄉人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復問公手筆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及職方詩集行於世

大學士吳公沉

字濬仲金華蘭谿人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官至

東閣大學士

父師道故元國子博士有文學守宋儒家法公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謝修撰王釐曰名既誤冒昧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上怒止之不聽告改正上曰是誠恪人遂眷遇之

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紀顧謂公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

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而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公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又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能謹與否爾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公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事也公曰求之於古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

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公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也

十二年十二月以事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爲待制公薦教授臺冀儒士吳愼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公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以爲東閣大學

十

十六年二月上將享太廟公進精誠錄先是上謂公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公撰序

三月公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公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淚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

不急去之必爲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賊下君若喜其順巳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公曰小人中懷奸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罔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朔降侍書篝攺博士

時方興文事公獨謂兵不可廢每云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說所傳非全書宜

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
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乃曰兵詭道也
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者定爲五
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
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家食時已草創及官成均與諸
生訂正傳之崑山秦約見而嘆曰文武一貫有功世
道之書也後以懿文太子故被讒死于獄

公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慍嘗著辨言
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丘濬皆主其
說幷欲去謚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祭酒宋文恪公訥

字仲敏滑縣人別號西隱元進士知縣國初仕至

祭酒卒年八十

先生父壽卿仕元封魏郡公諡忠肅幼承家教矩矱自

檢性邁重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舉至正癸卯

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

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蔀廓

蒙學者歸嚮常同諸儒應制撰敕文援筆立就稱上

意超授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斆執經

祭酒吳顒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太學碑十

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上自製誥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爲比嘗寒附火燎脇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惶恐謝明年祭酒吳顒免官上简用公特賜勅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廟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爲制詞褒公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曰一生獻茶蹈而碎其甌念

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
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堂江主簿麟侍養
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彝奉
貢惟沙漠口鹵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
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饋
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
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
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單于帥十餘萬
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

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其尤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衞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
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諶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

等誣公罪厥吏部尚書余㷆移文令致仕公陛辭上

驚問知其故皆坐誅

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

請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況在丁祀

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舁歸抵暮卒不一及

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

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

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

大學士吳公伯宗

名祏以字行江西金谿人洪武四年辛亥開科進士廷對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公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開科取士高皇親製策問詢以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公條答稱旨擢第一人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曆

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

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

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立就詞語峻潔上大稱賞曰才子也賜織錦衣十四年陞太常寺丞明年爲國子司業皆辭不拜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簡討壬戌初設殿閣學士以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公爲所累復降簡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

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性不苟合屢獲譴無所悔所著
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字備萬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
年七十有二正德中謚文恪

少聰穎好學十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祖洞雲先生嘗
曰是孫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
惟聖賢道學爲已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辯釋史輯等
書奉繼母盡孝壬寅亂劇扶母逃竄皆得免
上平天下開設學校豐城舊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舉爲
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聞于朝授教授洪武八年
召赴京廷試諸儒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

逾年奏對失吉戍遼東畧無愠色日賦詩咏懷有遼海集未至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畊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

公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

十七年召爲翰林侍詔時方革元俗嚴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葢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訐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

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己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

皆世為婚媾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侍制張昷之女侍制之女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揭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別嫌以明世教上是其言

十八年較禮闈陞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為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居舍正德中賜謚文恪

卷四 終